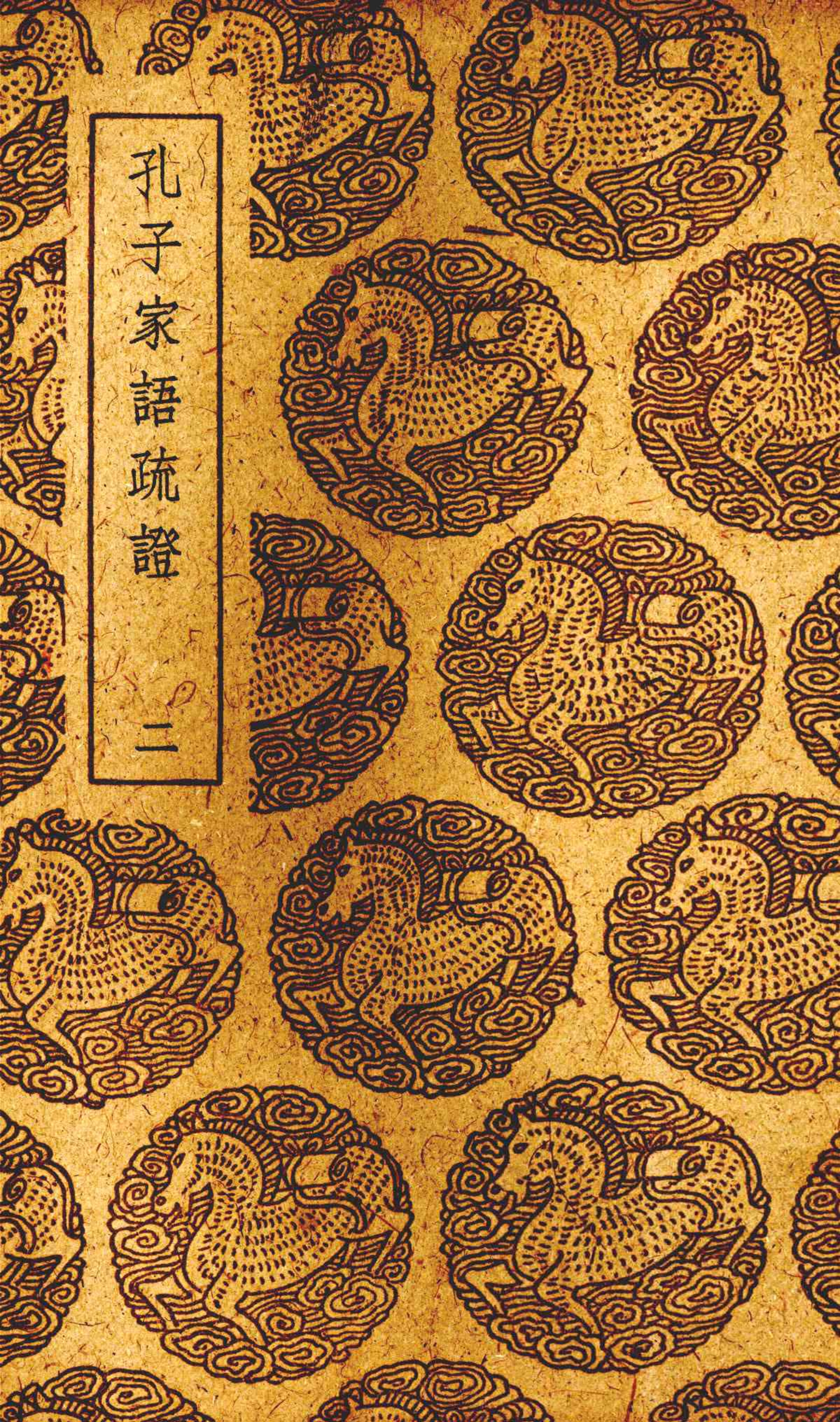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疏證

二



證疏語家子孔

(二)

輯珂士陳

孔子家語疏證卷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于是。粥于是。以餉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杜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

杜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

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

將在孔某乎。敢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春秋傳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患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近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說苑敬慎篇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令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難行也。老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說苑反質篇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正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載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

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拯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于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補注者、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于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賓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知未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盧注。詩爲駸駸。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于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

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平如斷。注：銀、猶斷也。平、宋本作手。

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則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于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闔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

直其功也。至于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黜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則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補注。當作銅鞮。戴校。子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戴校。子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于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于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臣術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尸子太平御覽引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

傲然變色曰善。說苑敬慎篇

顏淵將西游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顏回將西游。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于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說苑敬慎篇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苑尊賢篇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奚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王注：愉，宜爲偷。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穀大夫于係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